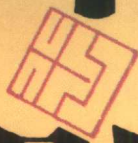


贾平凹是自然之子，平民之子，中国文化精神和美学精神之子，他生于汉江之侧，长于商洛大野，饱暖传统文化之雨露，博采现代文明之精英；在创作实践中，他一面坚持中华民族的审美精神，一面以极大的注意力关注着世界文学的动态，为我所用。如果说，文坛上总难免存在两种倾向：一是固守型，与世界文学相对隔膜；一是外向型，忽视本民族原艺术思维和文艺思维和文学传统，偏重于仿照别国文学的模式，那么，贾平凹追求的则是以本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表现来抒写中国现代人的感觉和生存，状绘从传统向现代转化中民族灵魂的痛楚和蜕变。他的创作河流是趋世界文学而动的，但那河床却是中国的。他立志要写出中国的气派，中国的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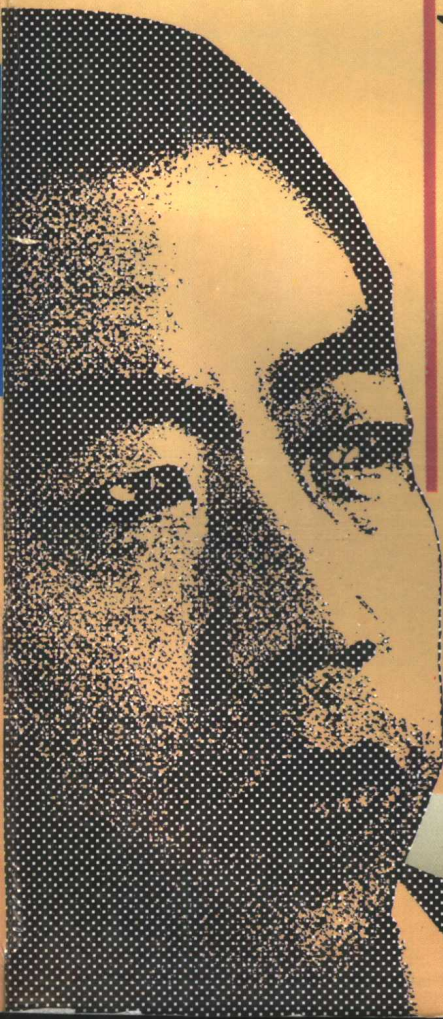
大陆文坛独行侠

贾平凹文集



卷/说/世

求 阙 灵 野 侠 寻 世 浮
 卷 8 卷 7 卷 6 卷 5 卷 4 卷 3 卷 2 卷 1



贾平凹文集

世说卷

雷达 主编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一九九五年·北京

(京)新登字 172 号

责任编辑:曹利群

装帧设计:旺忘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贾平凹文集/贾平凹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
ISBN 7-5059-2214-9

I. 贾… II. 贾…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②中篇小说—中国—当代③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2209 号

贾平凹文集

世说卷

贾平凹著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北京市仰山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8 印张 16 插页 3400 千字

1995 年 3 月第 1 版 1995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刷:1—28000 册

*

ISBN7-5059-2214-9/I·1585

定价(全八卷):158 元

本卷定价:18.00 元

编者前言

本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不论称其为文学的新时期也好，文学的过渡期也好；不论它怎样地过客匆匆，朝三暮四，但终究是个群星闪耀，人才辈出的时段；而贾平凹，毫无疑问是这个时段最令人惊叹的现象之一。

我们很难想象，这个躯体绵薄，头颅也未必硕大的人，何以蕴蓄着如此惊人的创造能量，仿佛一座采不尽的矿床。迄今为止，他已出版各种著作四十余部，近千万言；他的作品被翻译成英、法、日、德、朝鲜文版和香港、台湾等地区中文繁体字版的，共有六十多种；他的大量作品被电视、广播、话剧、戏曲改编上演。面对这个外表羸弱，木讷寡言的人，我们真要赞叹，人的脑力是无限的么。

贾平凹是自然之子，平民之子，中国文化精神和美学精神之子，他生于汉江之侧，长于商洛大野，饱啜传统文化之雨露，博采现代文明之精英；在创作实践中，他一面坚持中华民族的审美精神，一面以极大的注意力关注着世界文学的动态，为我所用。如果说，文坛上总难免存在两种倾向：一是固守型，与世界文学相对隔膜；一是外向型，忽视本民族的艺术思维和文学传统，偏重于仿照别国文学的模式，那么，贾平凹追求的则是以本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表现形式，来抒写中国现代人的感觉和生存，状绘从传统向现代转化中民族灵魂的痛楚和蜕变。他的创作河流是趋世界文学而动的，但那河床却是中国的。他立志要写出中国的气派，中国的味。

就外在际遇、生活命运而言，贾平凹并不怎样地幸运，他拙于交际，不善言辞，优柔寡断，应变能力差，甚至可视为日常生计上的低能儿；他童心未泯，一片天真，身上竟不沾世故的水珠；也许眼睛

老盯着文学的星空，脚下难免踩进是非的泥坑。可是，一旦拿起笔来，他又变得强大无比，恣肆无比，能一下子掘开创作的怒泉，在散文、长篇小说、中篇小说、随笔、诗歌、杂论等等方面，均有不凡的造诣和贡献，这些不同的文体好像经他的灵光照耀，便异彩顿生。他能以一人而兼数美，实为创作界之奇才。他的艺术风格很难纳入某一流派和旗号之中，故海外称其为“大陆文坛之独行侠”，这使他既具独立性，又缺乏艺术上的群体保护力量。

作为平民的儿子，贾平凹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热爱自己的民族和哺育民族生存的大地，当我们的民族发生了大变革，进入了转型期，他便抱着巨大的热情 and 责任感，写下了大量的作品。当然，勿庸讳言，智慧而敏感的贾平凹，似乎负荷着比常人更多的痛苦和忧思，有些探索性作品，也曾掀起轩然大波，毁者有之，誉者有之。好在他是惯于寂寞的，既不为名也不为利地坚持创作，天降斯人，好象是专为文学而生，而活着。

近年来，海内名家纷纷出版“文集”，读者也早就期盼贾平凹文集尽快面世，但贾平凹一直对出版文集一事反映淡漠，及至最近，才蒙惠允并委托我来编选。贾平凹的著作卷帙浩繁，品类杂多，收罗已属不易，编纂更属难题。思之再三，决定不按体裁分类，而采取题材类型、审美类型与文体类型打乱后交叉编组的方式，分为“浮世”、“世说”、“寻根”、“侠盗”、“野情”、“灵怪”、“闲澹”、“求缺”八卷，除最后二卷全系散文外，其它各卷长、中、短篇及诗歌、散文混合编组，这样眉目似较为疏朗。这种编法得到了贾平凹的首肯。妥当与否，还要求证于海内外广大读者和贾平凹研究专家。最后要说明的是，这部文集先出八卷，由于某些客观原因，没有能收齐贾氏的所有作品，但贾平凹的绝大部分作品，已完备地收集在这里了。

雷达

1994.4.28. 北京

贾平凹文集编选说明

一、浮世卷

“浮世卷”收入中篇小说《遗石》和长篇小说《浮躁》。《遗石》发表时题名《废都》（中篇），由作者改为现在的题目。

二、世说卷

“世说卷”收入中篇小说七部：《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九叶树》、《蒿子梅》、《三十未立》、《马玉林和他的儿子》，长篇小说《废都》存目。

三、寻根卷

“寻根卷”收入作者的长篇小说《商州》，中篇小说三部，长篇记述文“商州初录”，“又录”，“再录”三篇。

四、侠盗卷

“侠盗卷”收入中篇小说八部，短篇四篇，长篇记述散文“初人四记”一篇。

五、野情卷

“野情卷”收入作者的长篇小说《妊娠》，中短篇小说六篇，诗集《空白》一部。

六、灵怪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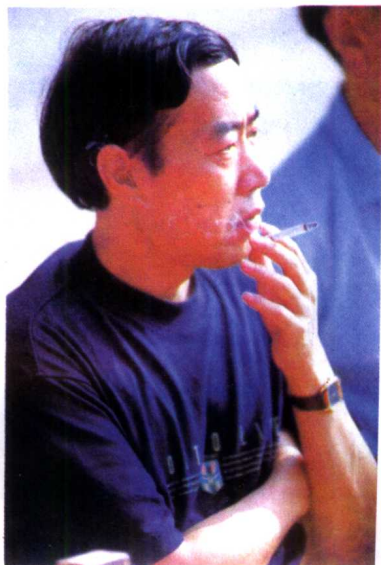
“灵怪卷”以短篇小说为主，从作者的《妹妹本纪》、《早晨之歌》、《山地笔记》、《贾平凹小说创作集》、《晚唱》、《贾平凹早期小说精选》（上）等多部小说集中，精选出短篇小说九十二篇。

七、闲澹卷

“闲澹卷”系作者的散文选集，从《月迹》、《爱的踪迹》、《心迹》、《平凹游记选》、《人迹》、《抢散集》等散文集中，精选出散文一百三十三篇。

八、求缺卷

“求缺卷”系作者的散文选集，从《贾平凹散文自选集》、《贾平凹散文大系》、《守砚地》、《人迹》、《心选》、《静虚村散叶》、《平凹文论集》中选出一部份，另一部分是作者 93 年至今的散文新作，还有一些篇记系手稿，未及发表。共计一百五十篇。





居讀經遊記息悟唐何
 能反經蓋難從
 西天取得真
 佛經實乃
 一猛善
 矣此情
 一身分
 心為悟
 空八瓊
 沙和
 尚鳴
 取經以
 誠任悟心力乎

子思 畫



目 录

世说卷

小月前本	(1)
鸡窝洼的人家	(108)
腊月·正月	(220)
九叶树	(328)
蒿子梅	(385)
三十未立	(418)
马玉林和他的儿子	(504)
废都(存目)	

小月前本

1

山窝子里，天黑得早。从一块一块碎石板铺成的街面上，眯眼儿一看，高高低低的瓦槽，短墙头，以及街外纵横交错的土路，田地，河岸漠漠的沙滩，一丝一缕袅袅升腾的白气，渐渐地软下去，看不见了。但是，风没有起，暑热不能杀去，傍晚又出现了异常的沉闷。三只的，五只的狗，依旧懒懒地卧在街后坡根人家的照壁下，踢也踢不走，舌头吐着，不能恢复那种交配时期为争夺情爱而殊死厮咬的野蛮。

河湾的大崖，黑得越发庄重。当夕阳斜斜的一道展开在河面上，波光水影就反映在了崖壁，万般明灭，是一个恍惚迷离又变幻莫测的神奇妙景；现在，什么也没有。成千上万只居住在崖洞里的鸽子，不能为着那奇异的光影而继续激动，便焦躁不安地在河面上搅动起一片白点；白点慢慢变灰，变黑，再就什么也不复辨认，只存在着“咕咕”、“唧唧”的烦嚣。夜的主体站在了天地之间，一切都沦陷入沉沉的黑暗中去了。

河对岸的荆紫关里，一头草驴在一声声地叫。

这时候，街道上急急地奔过一条黑影，脚步抬得很高，起落如在了瓮里：人已经前去了，响声才“咚”地从碎石板上弹起。在街心的一棵弯柳下，他站住往一家屋里望；这家六扇开面的板门

还没有关，黑隆隆的，只看见那对着门口的灶膛里，火炭红通通的。

“喂——老秦哥！喂——！”

“谁呀？”

“我。”

“和尚！”屋里应声了，“牛又不行了吗？把他的，不知牛跟了你霉气，还是你有了牛倒霉！进来吧，大热天的，这儿有茶。”

王和尚摸摸索索从门面中间往里走，撞翻了一个脸盆，“豁唧唧”响了一个圆圈儿。走到后院，月亮刚刚出来，老秦一家人正坐着乘凉品茶，老少好个受活。老秦的胖婆娘拿过一把小竹椅子，“噗”地将一盆冷水在上边泼了，挪到王和尚的身下。王和尚只是靠在后厦房的墙上喘粗气。

“你没有磨些豆浆给喝吗？”

“喝了，喝了两洗脸盆子；半罐子白糖也都贴赔在里边了！”
“皮硝呢？”

“耽搁了。我后晌磨豆浆，让小月到荆紫关去买，天黑回来，她竟忘了去。天杀的死妮子，事情全坏在她手里了！”

“这就怪不得我了！我就说嘛，怎么我老秦连一头牛都治不好了？”

王和尚的头上，汗又忽地冒了一层。他蹶下来，用衣襟擦着脸，声调里充满了哀求，说：

“老秦哥，我一心儿信得过你！上次买你的老鼠药，虽然把家里三只鸡毒死了，但那确实是真药，不比得荆紫关上那些充假的，你再去给我家那头牛看看吧，半后晌它就卧倒了，口里只是吐白沫，鼻子里出气像要喷火。我担心今个夜里不好过去啊！”

他说着，哭腔就拉了下来。

“这得要喝白公鸡的血了！”

“黄公鸡行吗？”

“不行。才才家不是有吗？前天我想买了吃，那寡妇倒不肯舍得，那公鸡特大哩！”

“哦。”

王和尚让老秦先向他家里走，自个便转身从前堂门面房里跑出去。老秦的胖婆娘叫喊着别再撞翻了盆子，王和尚应着“没事”，脚步早到了石板街道上。

说是街道，其实并不算是街：没有一家商店，也从未举行过什么集会。拢共四十户人家，房子对列两排而已。这是秦岭山脉最东南的一个山窝子，陕西，湖北，河南，三省在这里相交。这条街上，也就是老秦家门口的弯柳下，那一块无规无则的黑石头，就是界碑：街的南排是湖北人；街的北排，从老秦家朝上的是陕西人，朝下的是河南人。王和尚的家正好对着街的直线，他是陕西人，三间上屋盖在陕西地面，但院子却在湖北的版图上。才才家是湖北人，住在街的南排东头。王和尚赶去的时候，才才没有不在，才才的娘，一个五十多岁的寡妇，正在喂猪。这寡妇把猪看得十分珍贵，每顿喂食，总要蹲在猪槽边，撒一把料，拌一下食，有说有念地看着猪吃饱。见王和尚来了，忙起身要进屋去盛晚饭，王和尚说了原委，寡妇就吓得叫了一声，当下从鸡窝捉了那只白公鸡，嚷着也要去看牛的病情。王和尚说天黑路不平的，劝说住了，就一口气顺着石板街道往家里跑。

老秦已经先到了。在这条街上，这是个三省中最能行的人物，懂得些医道，能治人，也能医牛、猪、羊、鸡、狗、会挑，也会阉，再配上一张会说的嘴，开着小生意货摊，日子过得滋润，人也保养的体面。牛棚里的气味很重，热腾腾的酸臭，他就受不了，蹲在院子里，吸一口，吐三股地抽烟。

王和尚回来，先找了一把蒲扇给了老秦，就进棚点着了窗台上一盏老式菜油碗灯。有了昏昏的光线，看得见一堆骨架似的老牛卧在牛槽下，旁边是没有喝完的豆浆，水淋淋地撒了一地白点，

牛头无力地搭在一堆草上，眼睛闭了，呼吸急促，肚子胀得像一面鼓。可恶的蚊子成团飞来，手一扬，嗡地飞了，手落下，又嗡地飞来。

“把牛拉起来！”

老秦抽完一支烟，将鸡提在了手里，开始拔着鸡脖子上的毛，鸡颤声叫着，几次从手里要挣脱开，老秦骂了声娘，将鸡脖子拧在了翅膀下，毛拔得净光，却又不时抖抖裤子，叫着王和尚的名字，骂牛棚里的蛇蚤养得这么多。

王和尚满脸的汗水，成团的蚊子在头上叮叮咣咣打着锣，他苦笑笑，使劲地要将牛拉起来。但是，每一次牛刚刚立起了前腿，“咕咚”就又倒了下去。他伤心地摩摩牛的前胯，努力将牛鼻圈上的绳索拴在柱头，便猫身钻到牛屁股后，企图往上扛。一连三次，没有成功，自己反倒跌在地上，粘了一手的稀牛屎。

“算了，和尚！把牛身子扳端，不要窝住了肚子。这牛也真老得不中用了。你怎么就看上了这条劣货？”

“老秦哥，这便宜呢，队里是估了二百五十元给我的。”

“你撑了十几年的船，哪儿就能伺候了这高脚牲口！”

“地分到户了，哪里敢没个牛呢？”

“我就没有。”

“我哪能比了你？”

老秦“嘿嘿”地笑了一声，见牛已经扳端子身子，就去窗台上将油灯芯拨大了许多。牛棚里立时大放光亮。他便要王和尚好生抱住牛头，自个拉过凳子，扬手“哐！”地一刀，那鸡头就掉了，“咕噜噜”滚在了王和尚的脚下。王和尚眼睛一闭。

“牛头抱紧！”

老秦吼了一声，鸡脖子塞进了牛的鼻孔，同时听见了牛在“滋滋”地急促地吸着鸡血。而溢流出来的血水喷了王和尚一手，又蚯蚓般地一个黑红道儿钻进了袖筒；他没有再敢动一下。

“这下好了。”老秦丢掉了鸡，开始在盆子里洗手。王和尚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抚摸着牛头看了一会儿，就进堂屋大声地开柜。

“和尚，你这肉头！又在忙啥子哟？”

“真累了你，老秦哥！我摸一瓶白干，咱炒几个菜喝几盅吧。”

“和尚，你又要让小月说我的不是了？！”

“她敢！”

“算了，邻家姆，谁不给谁帮个忙？这么热的天能喝下去吗？”

王和尚提了酒站在牛棚门口，听了这话，有些为难了。老秦站起来要走，他拉住，拾起了那没头没血的公鸡，说：

“老秦哥，这怎么行呢？你不喝酒，将这鸡带去吃吧；留在我这里做吧，这也做不出什么好味道。”

老秦把鸡提在了手里，王和尚一直送到门外。老秦说：

“小月的事，你们说定了？”

“反正就是那回事了。”

“到时候可别忘了咱陕西的乡党哟！”

“那一定的，这条街上，三省的人我都在头上顶着哩。”

老秦摇摇晃晃顺着漫坡走下去，身影在弯弯的石板街道上慢慢缩小了。王和尚抬起头，月亮已经老高。今夜是阴历十二日，光辉不是十分亮堂，路面却很是清楚。他望了望，远远的荆紫关，关里的河南人的屋舍看不见，灯火却高低错落，明暗区别，在飘动，在炫耀，在孤寂中作光明的散布。关下的丹江河，灰蒙蒙一个长带状的水面上，无论如何看不清船只和人影。

“喂——小月！喂——小月！”

他锐声地叫喊起来。在这条街上，唯独陕西人，其实也仅仅是他一个人，有着独特的喊叫节奏：前声拖十二分地长度，而到内容的部分，却出奇地道得极快。也就是这喊叫声，无论白天、黑夜，可以传出六里七里的路程。每天三晌，王和尚都要站在自己家门前这么喊几阵，街面上的人就又都知道是小月不在家了。“这

野妮子，有人没人，一到船上就想不起这个家了！”王和尚常要对街坊四邻这么诉说。

王和尚喊过三声，就走向牛棚去，看见牛气色果真比先头好了，就将窗台上的菜油碗灯压了压灯芯，也开始感觉到了有无数的蛇蚤从裤管里往上跑，便在指头上蘸了唾沫，往裤腰处轻轻按去：一个肉肉的东西，揉揉，黑暗里在两个指甲间一夹，发出“啵”的响声。

“爷佬保护，赶明日一早，我的牛就能大口大口地吃草了！”

他抱了一堆湿麦草放在牛棚的墙角，煨了烟熏赶起蚊子来。一时烟雾腾腾，蚊子没熏死，自己倒呛得鼻涕眼泪都下来了。然后又又在堂屋里煨了烟火，吹熄了灯，一个人静静地蹲在院中的捶布石上抽起水烟来。

烟袋是竹根管做的，这是他向河南人学得的手艺。生产队未分地以前，他们父女俩的自留地上是舍不得种植烟草的。地分到户后，粮食一料收成便有了积攒，也便谋着种一些烟草来抽。但他没有多大的瘾，仅仅种了十棵，也全招待了来家的客人，从此也就不想再种，觉得抽烟是一种奢侈。小月却不，偏从荆紫关给他买回来了一大捆水烟板子，说：苦了一辈子了，难道连烟都不享受？他心里虽不大悦意女儿的观点，孝心却领了，就将这水烟板子放在水瓮下浸潮，装在小月的一个空雪花膏白瓷盒里，心情好的时候，捏出黄豆那么大的一丸来，按在竹根管的烟眼里，吸一口，吹一口，心里想：这真是“一口香”。

一受活起来，他就想起八年前死的小月娘，那个白惨惨的瘦脸儿，总在眼前晃。他“唉唉”着，怨她没福，死得太早了。

这么思想着，便又操心起小月来：疯妮子，这么晚了，难道河边还有要摆渡的人吗？忍不住又站在门口，粗声瓮气地喊叫起来了：

“喂——小月！喂——小月！”

爹叫第一声的时候，小月就听见了；她没有回答。现在爹又拉长了喊声叫她，她更加感到心烦，偏将小船推出了岸，汨汨地向丹江河心划去了。

丹江河从深深的秦岭里下来，本来是由西向东流的；秦岭在他们村后结束了它的几千里的延伸，最后的骤然一收，便造就了河边大崖的奔趋的力的凝固，而荆紫关后五里远的地方，伏牛山又开始了它的崛起。两支山脉的相对起落，使丹江河艰难地掉头向南，呈直角形地窝出了他们这块清静、美丽而边远、荒瘠的地方。从这边杂居的小街，到河对面清一色河南人居住的荆紫关，来往联系是山湾后的一道窄窄的铁索吊桥。但是，这里的渡口上，却是有着一只船的：狭狭的，两角微微上翘，没有桅杆，也没有舱房；一件蓑衣，两支竹篙。小月的爹在这只船上，摆渡了十年。那时节小月在荆紫关学校里读书，一天三晌坐爹的船往来。这山窝子的每一个人都认识王和尚，也都认识王小月。这渡口的每一处水潭，每一块水底的石头，她爹熟识，她也没有不熟识的。分地时，家里分了三亩地，这条小船也估了价包给了他们，从学校毕了业的小月，就从此顶替了爹的角色。

今日，荆紫关逢集，渡船从早晨到傍晚便没有停歇；夕阳一尽，河面上才空空荡荡起来。小月将船停在岸边，拿了一本小说来读。书老是读不进去；书里描写的都是外边的五颜六色的世界，她看上一页，心里就空落得厉害，拿眼儿呆呆看着大崖上的那片水光反映的奇景出神。那迷离的万千变幻的图案，她每天看着，每次都能体会出新的内容，想象那是一群人物，不同相貌、年龄和服装男人，也杂着女人，小孩，狗，马，田野，山丘，高高低低像书中描绘的都市的建筑，或者又是天使，飞鸟和浮云之类。她